

华尔街经典译丛·01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美] 埃德温·李费佛 著
何君 译

最专业的
·中文版·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To Jesse Lauriston
Livermore

华尔街没有新鲜事
因为投机交易像群山一样古老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华尔街经典译丛·01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写给杰西·拉里斯通·利弗莫尔

[美] 埃德温·李费佛 著

何 君 译



地震出版社

Seismologic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美) 李费佛著; 何君译. —北京:
地震出版社, 2014. 10

书名原文: Reminiscences of A Stock Operator

ISBN 978-7-5028-4463-9

I. ①股… II. ①李…②何… III. ①股票投资—经验—
美国 IV. ①F837.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1039 号

地震版 XM3316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美] 埃德温·李费佛 著

何 君 译

责任编辑: 刘素剑

责任校对: 孔景宽

出版发行: 地震出版社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 9 号

发行部: 68423031 68467993

门市部: 68467991

总编室: 68462709 68423029

证券图书事业部: 68426052 68470332

http: //www. dzpress. com. cn

E-mail: zqbj68426052@163. com

邮编: 100081

传真: 88421706

传真: 68467991

传真: 68455221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一版 201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字数: 258 千字

印张: 16. 25

书号: ISBN 978-7-5028-4463-9/F (5153)

定价: 36.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序

1923年出版的华尔街经典名著《股票作手回忆录》历久弥新，在西方被誉为“华尔街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财经图书之一”，近百年来一直是所有投机者和投资者的必读书。我相信，100年之后本书仍然是全世界的交易者最推崇的图书之一。

杰西·利弗莫尔是华尔街最伟大的投机天才，而埃德温·李费佛是当时最优秀的财经记者和作家。两人珠联璧合，共同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关于投机的经典名著。书中没有什么刻意的描述，有的都是赤裸裸的真实事实。无论是梦想、金钱、阴谋和道义，还是技巧、经验、教训和心得，华尔街有什么，利弗莫尔懂得什么，李费佛就在书中写了什么。因此这本名著堪称是投机领域的百科全书和投机者自我教育的最佳课本。我真心地希望中国的投机者和投资者都能细细品读一下本书，尤其是在抱怨所谓市场有失公平之前。

尽管本书是一本优秀的传记小说，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把它定义为一本关于交易的图书。天才的利弗莫尔从一个草根散户当上了华尔街的股市之王，成为了华尔街历史上最伟大的作手之一。因此，他交易生涯的不同阶段也就代表了投机的不同级别。借用一下游戏攻略的术语，利弗莫尔在天赋与勤奋的共同作用下，在投机这个游戏中打了一个通关，然后好心地给后来者留下了一本完整的投机游戏攻略指南。

在投机这个游戏中，大致可以分为4个级别：

A：赌价格的短线波动。

- B: 做中长线趋势。
- C: 做整体市场的大趋势。
- D: 操控。

我个人建议，读者在阅读本书的时候可以把上面的投机级别分类作为一个主要线索，或许能够有更大的收获。

本着诚实的态度，我不得不承认在这套丛书中，本书的翻译是难度最大也是相对留有遗憾的一本书。原因主要在于我在翻译的时候把本书定义为了交易图书而不是人物传记，因此更侧重于把原著中的事理阐述清楚和准确。由于利弗莫尔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往往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我不得不尽最大可能把他思维的逻辑过程正确地表达出来，并减少阅读时出现歧义，以方便读者理解利弗莫尔的交易思想和方法。这样就导致了在译文中使用了一些相对复杂的句子，并使得本译本相对其他一些版本译文的实际字数多出了数万字。这一点敬请读者予以理解和谅解。

如果读者在把本书当做纯交易技术的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能够轻松地弄清楚当时的情形，包括市场背景、交易的品种、价格变化，以及当事人的交易分析判断过程和交易策略，当然还有实际的交易过程和结果，这将是对我译作的最大褒奖。

最后，让我们一起向用生命诠释投机的最伟大作手——杰西·利弗莫尔致敬！

何 君

2012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译者序

第一章 少年赌客	(1)
第二章 初到华尔街	(12)
第三章 第一次惨败	(25)
第四章 重返华尔街	(32)
第五章 经验之谈	(45)
第六章 直觉与判断	(55)
第七章 关于趋势	(65)
第八章 用望远镜交易	(71)
第九章 股市之王	(82)
第十章 最大的敌人	(96)
第十一章 “偶然”的机会	(107)
第十二章 再次破产	(117)
第十三章 离奇的经历	(131)
第十四章 东山再起	(142)
第十五章 咖啡事件	(156)
第十六章 内幕消息	(163)
第十七章 预感与经验	(177)
第十八章 历史总是在重演	(189)

第十九章 操纵的方式	(196)
第二十章 炒作	(202)
第二十一章 炒作的两个案例	(212)
第二十二章 狗咬狗	(225)
第二十三章 缄默的“内线人士”	(241)
第二十四章 投机的真相	(250)

第一章 少年赌客

华尔街没有新鲜事，因为投机交易像群山一样古老。

踏出初级中学的校门，我就去做事了。我得到了一份在股票经纪公司做记价员的工作。我对数字很敏感，在学校时一年就修完了三年的数学课程，对于心算我更是十分在行。做记价员时我的工作就是在客户大厅里将数据写到大黑板上。通常会有一位客户坐在自动收报机旁喊价，喊出的价格即使频率再高，我也能记住。我一直都很擅长于记住数据，对我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

这家公司里还有许多其他雇员。当然，我和这些同事都是朋友，但如果市场活跃的话，我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都会忙于自己的工作，根本没什么时间聊天。不过，因为是上班时间，我也就不在乎这个。

然而，即使市场再活跃也不能阻止我思考自己的工作。对我来说，那些报价代表的不是股票的价格，也不是实际需要花多少美元才能买一股，它们只是一堆数字而已。当然，这些数字肯定意味着什么，因为它们总是变来变去。我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数字的变化。它们为什么会不断变化呢？我不清楚，也不关心。我不会花心思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只是盯着它们不断地变来变去。我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五个小时和周六的两个小时里唯一忍不住要想的就是一——这些数字始终变来变去。

这就是我最初对价格行为产生兴趣的情形。由于对数据的记忆力非常好，我能详细地记住价格在上涨或下跌前一天的变动情况。此时，我喜欢的心算派上了用场。

我注意到，不管是在上涨还是下跌的过程中股价都倾向于表现出某种“习惯”。类似的情形不断地重复，这些情形成为指引我的案例。我当时不过才14岁，但在脑海中默默观察了几百次之后，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在测试这些观察的准确性，同时也在把股票当日的行为和其他日子的行为进行比较。没过多久，我便开始预测价格的下一步动作。正如我之前所说，唯一指引我的就是它们过去的表现。我脑子里形成了一张“价格清单”，希望自己可以确定出价格是按照一定方式变化的。我制成了一个“价格时间表”。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举例来说，你可以指出在哪个点数上买入会比卖出稍微更有利一些。股市正在进行一场战斗，而报价纸带就是你的望远镜。依靠报价纸带赢的概率有七成。

我在早年的经历中学到的另一课就是：华尔街上没有新鲜事，因为投机交易像群山一样古老。在股市当中，今天发生的任何稀奇古怪的事过去都发生过，而且未来还会发生。我从未忘记这一点。我想我在真正设法记住的是股市上的事情是何时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我以这样的方式记住了股市中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就是我将自己的经验转化为投资收益的方式。

我对自己的这套游戏着了魔，急切地想要预测所有表现活跃的股票的上漲和下跌，因此我买了一个小本子。我将自己对股价的观察记录在小本子上。我记录的并不是模拟交易状况。许多人都会通过进行模拟交易来锻炼自己的投资技巧——最终可能会挣上几百万美元或赔上几百万美元，但不会真的因此富有得使人骄傲自大或是贫穷得必须进穷人收容所。我所记录的不过是我猜中与猜错的情况。除了判断最可能出现的价格趋势，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核实自己的观察是否准确。换句话说，就是验证自己当初的预测是否正确。

假定我研究的某只活跃股当日的每一次波动之后，得出以下结论：该股此时的表现和它在下跌8~10点之前常有的表现一样。那么，我会记下该股具体是哪只股票，它在周一的价格是多少。同时，由于记得该股过去的表现，我会写下该股在周二和周三应有的表现。周二、周三之后，我再用实际从报价纸带上抄写下来的股价与我自己的预测进行核对。

这就是我刚开始对报价纸带所传递的信息产生兴趣的情形。从一开始我就在脑子里将股价波动与上涨下跌趋势联系在一起。股价波动当然有它的理由，但报价纸带不会关心究竟是什么原因和理由，也不会做出任何解释。我 14 岁时就不会从报价纸带上找原因，现在 40 岁了，仍然不会这么做。某只股票今天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表现，可能两三天之后、几周之后、甚至是几个月之后都不会被人知道。但这究竟有什么关系呢？你与报价纸带的关系只关乎现在，不关乎以后。原因可以先放一放，以后再追查，但现在你必须立即行动，否则就会被市场抛弃。我曾一次又一次地看见这样的事发生。你应该还记得，几天前霍洛管道公司（Hollow Tube）下跌了两三个点，而市场上其他的股票却出现了剧烈反弹——这就是事实。下星期一，你便看到该公司的股东们通过了分红方案——这就是原因。股东们知道自己打算做什么，即使他们自己不卖出股票，至少也不会买入。没有任何内线人士买进，该股没有理由不下跌。

嗯，言归正传。我用小本连续做了大概六个月的行情记录。每天完成工作以后我都不会立刻回家，而是留下来记下我想要的数字，同时研究股价变动。我总是寻找股价行为重复以及类似的地方——我其实是在学着解读盘势，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一天，公司里一个小伙计——他比我年长——到我吃午饭的地方来找我，悄悄地问我身上有没有钱。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我问他。

“嗯，”他说，“我得到一条极其可靠的内幕消息，关于伯灵顿铁路公司（Burlington）的。如果能找到人和我一道的话，我打算玩一玩。”

“你说的玩一玩是什么意思？”我问他。我认为只有那些客户才能玩一玩——都是些腰缠万贯的大老爷。为什么呢？因为要玩这个游戏需要几百甚至几千美元。这就奢侈得像拥有一辆私人马车，同时还配有一个戴着丝绸帽子的车夫。

“就玩一玩！”他说，“你带了多少钱？”

“你需要多少？”

“我要是能拿出 5 美元的话，我就能交易 5 股。”

“你打算怎么做？”

“我打算用这些钱做保证金，去桶店^①买入伯灵顿。他们让买多少就买多少。”他说，“它肯定会上涨，这就跟捡钱一样。我们的钱很快就会翻倍。”

“等等！”我对他说，同时拿出自己记录行情的小本子。

我对自己的钱翻倍不感兴趣。但是照他的话来看伯灵顿即将上涨。假如真的如此，我的笔记本的记录应该会有显示。我查了查，果然，根据我记录的数据来看，伯灵顿此时的表现跟它在上涨之前惯有的表现一样。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买卖过任何东西，也从来没有和其他小伙计一起参与过赌博。我当时一心想的就是，这是一次可以检验我所下的工夫、我的小爱好是否准确的好机会。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的行情记录无法在实践中发挥作用，那么这套理论对于任何人也就没有吸引力。因此，我把身上的钱全都给了他。他带着我们共同的资金，去了附近的一家桶店，买了一些伯灵顿。两天后我们卖出变现，我获利 3.12 美元。

自打有了这第一次交易之后，我便开始独自在桶店里进行投机交易。我会在午餐期间去下单——对我来说，买入还是卖出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我是在玩一套体系，而不是在交易一只钟爱的股票或支持什么观点。我只知道这里面涉及到数学问题。事实上，我的方法是在桶店操作最理想的方法。在桶店里交易者需要做的一切就是赌自动报价机打印在行情纸带上的股价波动。

不久之后，我从桶店挣到的钱就远远超过了我从经纪公司那份工作中得到的报酬。因此，我辞掉了工作。我的亲友们纷纷反对，但当他们看到我挣的钱时便无话可说了。我不过是个小孩子，而且公司伙计的薪水并不是很高。我独自操作得确实很出色。

我 15 岁时挣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 1000 美元。当我把这堆现金摊开放在我母亲面前时——全都是我几个月之内在桶店挣来的，这还不包括我

^① 译注：Bucket shop，“桶店”最初来源于 18 世纪的英国。街头的流浪儿敲开酒馆废弃的小酒桶，从中享用残留的酒。因其求小利和“敲”的动作被引入金融领域，意指针对低收入阶层的高杠杆与不执行的伪证券交易方式或商号。桶店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当时这类商号在进行业务时，都会用一只大桶用来盛放当日已经兑现或是失效的单据，一天一清。这样可以方便当日的查询，因为当天的所有单子都在桶里面。随着时代的发展，桶店的形式已经消失，取代是 boiler room。“锅炉房”是以电话或是网络的方式进行伪证券交易业务。名称的来源在于这类公司经常会选择成本低廉的地方办公，主要就是废弃的锅炉房。

之前拿回家的——母亲表现出很惊恐的样子，她要我把钱存到储蓄银行里以免受到诱惑。她说，她从来没听过哪个15岁的孩子白手起家，挣过这么多钱。她不太相信这些钱都是真的，并总是为此感到焦虑不安。但是在我心里除了可以继续证明自己预测的数据是正确的，再也容不下其他事。这是所有乐趣的源泉——用自己的头脑把事情做正确。如果我用10股来检验自己的判断，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那么如果我用100股来交易的话，结果便会是10倍的正确。对我来说，这就是拥有更多保证金的全部意义所在——拥有更多的保证金意味着我可以增加交易量，增加交易量便可以证明我更加正确。这需要更有勇气吗？不，用不着！如果我一共拥有10美元，把这10美元全部用来冒险，跟我一共拥有200万美元，拿出其中100万美元来冒险，另100万美元则存起来，这两者相比，前者可比后者勇敢多了。

不管怎么说，我15岁时就已经依靠股票市场活得有滋有味了。刚开始时，我都在一些较小的桶店交易。在这种地方，某人若是一次性交易20股，便会被怀疑是约翰·W·盖茨（John W. Gates）乔装打扮的，或是J·P·摩根（J. P. Morgan）正在微服私访。那个时候，桶店对一般客户都是来者不拒。他们根本没有必要拒绝任何一个客户。他们自然有方法把钱从客户的口袋里掏出来，哪怕是在客户猜对的时候。当时桶店的业务利润大得惊人。即便是合法经营——我是指桶店直来直去、不要手段——股价的正常波动也足以使它们扫光客户微薄的保证金了。要扫光客户小小的 $\frac{3}{4}$ 个点的保证金，根本就用不着多大幅度的回调。而且任何一个要诈的客户都不可能重回这场游戏，他们将无法再做任何交易。

我没有任何追随者。我不会把自己的交易告诉别人。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种个人生意。这是我自己的脑袋，不是吗？价格如果朝着我推断的方向变化，这时候用不着哪位朋友或是伙伴来帮忙；要是朝着其他方向变化，这时候也没有哪位好心人能帮我阻止它。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把我自己的交易告诉其他任何人。当然，我有自己的朋友，但我的交易始终属于一种个人生意。这就是我始终独自采取行动的原因。

事实上，因为我总是打败它们。没过多久，桶店便开始对我很反感了。我走进桶店，掏出自己的保证金，但他们只是看着那些钱，根本不伸手去拿。他们会直接告诉我，他们不做我的生意。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开

始叫我“少年赌客”。我不得不频繁地更换经纪商，从这一家桶店换到另一家桶店。情形夸张到我不得不隐姓埋名。每到一家店我都得从小额交易开始，一次只交易 15 股或 20 股。有时候，当他们开始怀疑时，我刚开始时还得故意亏损，然后再连本带利地捞回来。当然，用不了多久他们便会发现做我的生意代价实在是太高昂了，于是他们让我带着我的交易另谋高就，别妨碍他们老板挣钱。

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型桶店交易了好几个月之后，他们拒绝再做我的生意，于是我下定决心，临走之前要从他们身上再多赚一点儿钱。那家桶店在这个城市的各个地方都设有分店，有的设在宾馆大厅里，有的设在附近的小镇上。我到其中一家设在宾馆大厅的分店去，先问了经理几个问题，然后才开始交易。然而就在我在一只活跃的股票上以我自己独特的手法开始交易的那一刻，他便开始收到总部发来的消息，问是谁在这只股票上操作。那位经理告诉我上头都问了他些什么，于是我告诉他，我叫爱德华·罗宾逊，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他给头头儿回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但是电话那端的人想知道我长什么样。当那位经理告诉我这话时，我对他说：“告诉他我又矮又胖，黑头发，大胡子！”但是他却如实描述，之后他听着听着脸就变得通红，然后挂断电话，让我快滚。

“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我很客气地问他。

“他们说：‘你这个该死的蠢货’，我们不是告诉过你不要做拉里·利文斯通的生意吗？你偏要让他赚走我们 700 美元！”他没说上头还跟他说了些什么。

我又一个接一个试了其他的分店，但他们全都知道我，我的钱在他们任何一家店里都起不到作用，甚至连我进店去看一下报价板里面的职员都要挖苦我一番。我试着轮流到各个分店去，让每家分店偶尔才见到我一次，看看这样他们能不能让我交易，结果还是没用。

最后，我只剩下一家没去了，那就是所有桶店当中最大，并且是最富有的一家——大都会股票经纪公司（Cosmopolitan Stock Brokerage Company）。

大都会属于 A-1 级，生意做得非常大，在新英格兰地区（New England）的每一个工业城镇都设有分公司。他们倒是愿意接我的单子。几个月来，我一直在这家公司做股票买卖，其中有赚有赔。可到了最后，他们

还是和其他桶店没什么两样。他们倒是没有像那些小公司一样直截了当地拒绝做我的生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更讲求公平竞争精神，而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有消息说，他们仅仅因为某个家伙碰巧在他们公司赢了一点儿钱就不愿意接他的生意，那肯定会使他们信誉扫地。但是，他们的招数也比桶店的手段好不到哪儿去——他们迫使我缴纳 3 个点的保证金，同时还迫使我按照升水模式交易，刚开始是升水半个点，接下来是 1 个点，最后达到了 1.5 个点。这对我极其不利。怎么会对我不利？很简单！举例说明，假设你此时在美国钢铁（Steel）成交价为 90 时买进。正常情况下，你的成交单上会显示：“买入 10 股美国钢铁，成交价 $90\frac{1}{8}$ 。”如果你缴纳 1 个点的保证金，这意味着如果股价跌破 $89\frac{1}{4}$ ，你便自动被洗掉。在桶店里，他们不会一再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也不会让客户痛苦地做抉择叫经纪商替他不计价格卖出。

但是，当大都会增加了升水条款，就相当于运用了卑鄙手段。这意味着，假设我买入时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为 90，此时我的成交单上不是显示：“买入美国钢铁，成交价 $90\frac{1}{8}$ ”，而是显示：“买入美国钢铁，成交价 $91\frac{1}{8}$ ”。我买入之后这只股票可能会上涨 $1\frac{1}{4}$ 个点，但即使是这样，我此时平仓的话仍然会赔钱^①。同时，他们通过一开始就坚持要我缴纳 3 个点的保证金，将我的交易能力降低了 $\frac{2}{3}$ 。尽管如此，这毕竟是唯一一家愿意接我生意的桶店，我不得不接受他们的苛刻条件，否则就得放弃交易。

当然，我在这家公司有赚有赔，但总体上还是赢利的。尽管大都会的人加诸在我身上的极其不利的条件已经足以压垮任何人了，但是他们还不满意。他们设法欺骗我，但没能得逞。我能逃脱是因为我的一次预感。

正如我所说，大都会是我唯一可去的地方了。它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富有的桶店，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不会限定交易额。我想我当时是他们那里交易量最大的个人交易者——也就是说我是交易稳定、每天都进行交易的客户。他们的营业厅装修得很好，安装了我曾见过的最大的报价板，提供最完整的行情报价。报价板纵贯整个交易大厅，你能想到的每个品种都有报

① 译注：按照原文的升水交易模式，当价格到达 $91\frac{1}{4}$ 点的时候应当是平手。升水 1 个点；来回手续费 $\frac{1}{4}$ 个点。赔钱的原因译者猜测是，在赢利后取现的时候，大都会可能会有文中没有提到的其他费用。

价。我指的是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和波士顿股票交易所交易的各种股票，棉花、小麦、粮食、金属——总之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和利物浦市场上买卖的所有品种。

你知道客户在桶店里是如何交易的。你把钱递给一位柜员，告诉他你想买卖哪只股票。他看看报价纸带或是报价板，然后将上面的价格写到成交单上——当然是最新报价。同时他也会在成交单上写下交易时间，以便看起来基本像是一张正规经纪公司开出的成交报告单——也就是说，上面注有：他们已经为你买入或卖出了多少股某只股票，成交价多少，成交时间为某日某时某分，以及他们从你这里收取了多少资金。你想轧平交易时就去找到同一位或另一位柜员——这得看这家店是如何规定的——告诉他你要平仓。于是，他找到最新报价，或者如果该股那会儿一直不活跃，他便等着下一个出现在报价纸带上的报价。他把这个价格和平仓时间写到你的成交单上，签字批准之后把成交单交还给你，之后你便可以去出纳员那里拿到成交单上要求支付给你的现金。当然，如果市场走向对你不利，股价超出了你的保证金所限定的价格，你的交易便会自动平仓，你的成交单也就变成了废纸一张。

小型桶店允许人们进行少到 5 股的交易，成交单是一张小纸条——买入和卖出分不同的颜色——有时，比如在狂热的多头市场当中桶店会遭到沉重的打击，因为所有的客户都是多头，碰巧都猜对了。在这种情况下，桶店就会在你买入的同时扣除买入和卖出手续费，如果你在 20 美元的价格交易某只股票，成交单上写的价格将会是 $20\frac{1}{4}$ 。这样一来，你便只能赌 $\frac{3}{4}$ 个点的涨跌幅。

大都会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哥大，它有成千上万个老顾客。我认为，我是他们唯一害怕的客户。他们无论是让我承担高得要命的升水，还是 3 个点的保证金，都不太能减少我的交易量。我继续按他们允许的最高限度进行买卖，有时我的头寸能达到 5000 股。

嗯，我即将告诉你的这件事发生的那一天，我放空了 3500 股糖业公司 (Sugar)。我手里握有 7 张粉红色的成交单，每张 500 股。大都会用的成交单是一大张纸，上面留有空白，好让他们能写下额外追加的保证金。当然，桶店其实从来不会要求你追加保证金。你的保证金越少，对他们越有利，因为就是你被洗掉他们才能获得利润。在较小的桶店里，如果你想为

自己的交易追加保证金，他们会给你填写一张新的成交单，这样他们就可以再收一次买入手续费，并且每新增加1点保证金只会给你增加3/4点的余地，因为他们会把新增加的保证金当做一次新的交易，再收一次手续费。

言归正传，我记得这一天我缴纳的保证金超过了1万美元。

我积攒到第一个1万美元现金时才20岁。想必你应该已经听说过我母亲。你可能会认为，除了老约翰之外，没人会随身带着1万美元的现金。我母亲也曾叮嘱过我要知足，应该去从事某个正常的行业。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让她相信，我不是在赌博，而是在靠数字推理来挣钱。即便如此，她眼里看到的仍然只是：1万美元数额实在是太大了；而我眼里看到的则是：要用这笔钱赚到更多的保证金。

我一共放空糖业公司3500股，成交价为105¼。交易大厅里还有一个家伙，亨利·威廉姆斯（Henry Williams），放空了2500股。我通常都会坐在自动报价机旁边，为记价员喊出报价。这只股票的价格表现得和我预测的一样。它先是急速下跌了两三个点，之后便停下来稍做休息，喘口气，酝酿下一次的下跌。整体市场十分疲软，一切看起来大有希望。结果，突然之间，糖业公司变得有些迟疑，我不太喜欢它这样。我开始感觉不太自在，我感觉自己应该离场。随后股价跌到了103——这是当天创出的最低价——我非但没有感觉更加有信心，反而觉得更加不确定。我知道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我没法确定具体是什么地方不对劲。如果有事即将发生，而我却不知道事情从何而来，那就没法为此做好防备。既然如此，我还是离场的好。

你知道的，我不会盲目行事。我不喜欢盲目行事，也从来没有盲目行事。即使还只是个小孩的时候，我也必须知道自己做某些事的理由是什么。但是这一次，我却无法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理由，但我却感到极其不安，这种感觉根本无法抑制。我大声招呼我认识的一个同行，戴夫·韦曼（Dave Wyman），对他说：“戴夫，你坐我这儿，我想让你帮我个忙。在你喊出糖业公司的下一个报价之前先等一等，行吗？”

他说行。于是我站起身，把我在自动报价机旁边的位置让给他，以便他可以为记价员喊价。我从口袋里拿出那7张糖业公司的成交单朝柜台走去，走到柜员旁边。这里的柜员负责在你平仓时填写成交单。然而，我真

的不知道为什么应该离场，因此我只是靠着柜台站在那儿，把成交单拿在手里以免这里的柜员看到。很快我便听到电报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同时看见汤姆·韦曼——那位柜员——迅速转过头，仔细听着。此时，我感觉有什么鬼把戏就要出笼了，我决定不再等待。就在坐在自动报价机旁边的戴夫·韦曼开始喊“糖——”时，我立即闪电般迅速地把我的成交单拍到那位柜员面前的柜台上，吼道：“轧平糖业！”——抢在戴夫喊出价格之前。这样一来，这家经纪行当然不得不上一个报价为我轧平糖业公司。结果，戴夫喊出的价格仍然是 103。

照我的“价格清单”来看，到目前为止，糖业公司应该已经跌破 103。电报机的声音很不正常。我有一种感觉，这里面可能有圈套。不管怎么说，此时电报机疯狂地响着，同时我注意到，汤姆·伯恩翰，那位柜员，根本没有填写我的成交单，它们还在我拍下时的地方，而他则是仔细听着电报机的滴答声，好像在等什么似的。因此我对他吼道：“喂，汤姆，你究竟在等什么？赶紧把单子填上——103！动作快点！”

交易大厅里的每个人都听到了我的吼声，开始朝我们这边看起来，问我们出了什么事。桶店的挤兑可能会像银行挤兑一样蔓延。你看，虽然大都会还从来没有赖过账，但谁知道呢。只要有一个客户开始怀疑，其他客户便会跟着起疑心。因此，汤姆尽管阴沉着脸，但还是过来在我的单子上填上“于 103 平仓”，然后把 7 张单子全部扔给我。毫无疑问，他脸色铁青。

从汤姆所在的地方到出纳员的笼子距离估摸着不超过 8 英尺。但是，我还没走到出纳员那里去拿钱，报价机旁边的戴夫·韦曼便激动地喊道：“天哪！糖业公司，108！”然而，这招来得太迟了。所以，我只是哈哈大笑，对着汤姆喊道：“刚才不是这样的，对吧，老兄？”

毫无疑问，这是有人在暗中使诈。亨利·威廉姆斯和我两人一共放空糖业公司 6000 股。这家桶店收了我和亨利的保证金，可能还收了营业厅里许多其他糖业公司的空头的保证金，加起来大概得有 8000~10000 美元。假设他们在糖业公司上收了 2 万美元的保证金。那么这笔资金已经足以驱使这家店在纽约股票交易所里玩点欺骗市场的把戏，把我们全部洗掉。在那个年代，无论什么时候，当桶店发现自己在某只股票上承载了太多的多头时，他们惯用的伎俩都是找一个经纪人进行洗盘，促使这只股票的价格